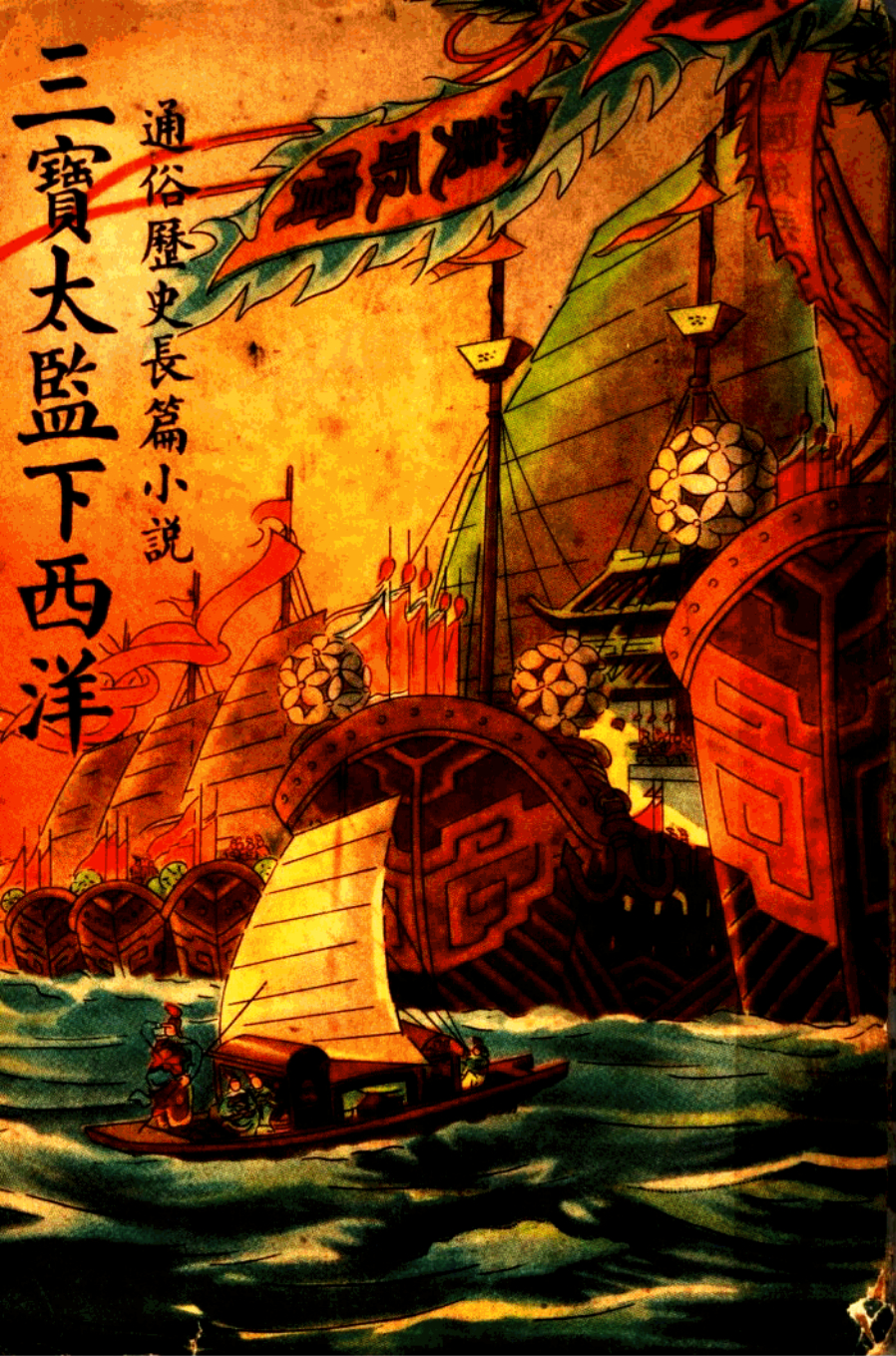


三寶太監下西洋

通俗歷史長篇小說



新式西洋通俗演義目次

卷一

- | | | | |
|------|---------|---------|-----|
| 第一回 | 孟蘭盆佛爺揭諦 | 補陀山菩薩會神 | 一 |
| 第二回 | 補陀山龍王獻寶 | 湧金門古佛投胎 | 八 |
| 第三回 | 現化金員外之家 | 投託古淨慈之寺 | 一六 |
| 第四回 | 先削髮欲除煩惱 | 後留鬚以表丈夫 | 二五 |
| 第五回 | 摩訶薩先自歸宗 | 迦摩阿後來復命 | 三四 |
| 第六回 | 碧峯會衆生帶果 | 武夷山佛祖降魔 | 四三 |
| 第七回 | 九環錫杖大施威 | 四路妖精皆掃盡 | 五三 |
| 第八回 | 大明國太平天子 | 薄海外遐邇率賓 | 六二 |
| 第九回 | 張天師金階面主 | 茅真君玉簪進朝 | 七〇 |
| 第十回 | 張天師興道滅僧 | 金碧峯南來救難 | 七七 |
| 第十一回 | 白城隍職掌溧水 | 張天師怒發碧峯 | 八六 |
| 第十二回 | 張天師單展家門 | 金碧峯兩班賭勝 | 九四 |
| 第十三回 | 張天師壇依金殿 | 金碧峯水滄天門 | 一〇二 |
| 第十四回 | 張天師倒埋碧峯 | 命長老先朝萬歲 | 一一一 |

第十五回 碧峯圖西洋各國 朝廷選掛印將軍……………一一九

第十六回 兵部官選將練師 教場中招軍買馬……………一二九

第十七回 寶船廠魯班助力 鐵錫廠真人施能……………一三八

第十八回 金殿上大宴百官 三叉河親排鑾駕……………一四六

第十九回 白鱗精鬧紅江口 白龍精吵白龍江……………一五六

第二十回 李海遭風遇猴精 天師設壇祭海濱……………一六五

第二十一回 軟水洋換將硬水 噴鐵嶺借下天兵……………一七三

第二十二回 天妃宮夜助天燈 張西塘先排陣勢……………一八二

第二十三回 小王良單戰番將 姜老星九口飛刀……………一九一

第二十四回 唐狀元射殺老星 姜金定圍淹四將……………二〇〇

第二十五回 張天師計擒金定 姜金定水圍逃生……………二〇九

卷二

第二十六回 姜金定請下仙師 羊角仙計安前部……………一

第二十七回 二指揮雙敵行者 張天師三戰天仙……………九

第二十八回 長老誤中噴魂瓶 破瓶走出金長老……………一七

第二十九回 長老私行羊角洞 長老直上東天門……………二六

第三十回 羊角大仙歸天曹 羊角大仙歸囊計……………三四

第三十一回 姜金定三施妙計 張天師淨掃妖兵……………四三

第三十二回	金蓮寶象國服降	寶童龍圖王納款	五二
第三十三回	寶船經過羅斛圖	寶船計破謝文彬	六一
第三十四回	爪哇國負固不賓	咬海干特強出陣	七一
第三十五回	大將軍連聲三捷	咬海干連敗而逃	七九
第三十六回	咬海干鄰國借兵	王神姑途中相遇	八七
第三十七回	王神姑生擒護衛	張狼牙誠斬神姑	九六
第三十八回	張天師活捉神姑	王神姑七十二變	一〇四
第三十九回	張天師連迷妖術	王神姑誤掛數彘	一一三
第四十回	金碧峯輕恕神姑	王神姑求援火母	一二二
第四十一回	天師連陣勝火母	火母用計借火龍	一三〇
第四十二回	金碧峯神運鉢盂	金碧峯困住火母	一三九
第四十三回	火母求驪山老母	老母求太華陳搏	一四七
第四十四回	老母求國師講和	元帥用奇計取勝	一五六
第四十五回	元帥重治爪哇國	元帥厚遇淳淋王	一六四
第四十六回	元帥親進女兒圖	南軍誤飲子母水	一七三
第四十七回	馬太監進頂陽洞	唐狀元配黃鳳仙	一八一
第四十八回	天師擒住王蓮英	女王差下長公主	一九〇
第四十九回	天師大戰女宮主	國師親見觀世音	一九八

第五十回 女兒國力盡投降

滿刺伽誠心接待……………二〇七

卷三

第五十一回 張先鋒計擒蘇幹

蘇門答首服南兵……………一

第五十二回 先鋒出陣吊了魂

王明取得隱身草……………一〇

第五十三回 王明計進番總府

王明計取番天壽……………一八

第五十四回 王明砍番陣總兵

天師戰金毛道長……………二七

第五十五回 金碧峯勸化道長

金碧峯遍查天宮……………三五

第五十六回 護法神奶兒施威

和合二仙童發聖……………四四

第五十七回 金碧峯轉南京城

張三峯見萬歲爺……………五二

第五十八回 國師收命毛道長

國師度碧水神魚……………六〇

第五十九回 國師收服撒髮國

元帥兵執錫蘭王……………六九

第六十回 兵過溜山大葛蘭

兵過柯枝小葛蘭……………七九

第六十一回 王明致書古俚王

古俚王賓服元帥……………八七

第六十二回 大明兵進金眼國

南兵三戰西海蛟……………九六

第六十三回 金天雷殺西海蛟

三太子燒大明船……………一〇四

第六十四回 王良鞭打三太子

水寨生擒哈祕赤……………一一三

第六十五回 三太子帶箭回營

唐狀元單鎗出陣……………一二二

第六十六回 三太子舉刀自刎

哈里虎溺水身亡……………一三〇

第六十七回	金眼王敦請三仙	三天仙各顯仙術	一三八
第六十八回	元帥收服金眼國	元帥兵阻紅羅山	一四七
第六十九回	黃鳳仙假觀世音	黃鳳仙戰三大仙	一五六
第七十回	鳳仙斬金角大仙	國師點大仙本相	一六四
第七十一回	國師收銀角大仙	天師擒鹿皮大仙	一七二
第七十二回	吸葛刺富而有禮	木骨都險而難服	一八一
第七十三回	陀羅尊者先試法	碧峯長老慢逞能	一九〇
第七十四回	陀羅尊者求師父	鏡鉞長老下雲山	一九八
第七十五回	番禪師飛鉞取頭	唐狀元中箭取和	二〇七

卷四

第七十六回	關元帥禪師敘舊	金碧峯禪師鬥變	一
第七十七回	王尙書計收禪師	木骨國拜進降衣	九
第七十八回	寶船經過刺撒國	寶船經過祖法國	一八
第七十九回	寶船經過忽魯謨	寶船兵阻銀眼國	二七
第八十回	番王寵任百里雁	王爺計擒百里雁	三六
第八十一回	百夫人爲夫報仇	王克新計取鈴索	四四
第八十二回	百夫人墮地身死	引仙師念舊來援	五三
第八十三回	王克新兩番鐵笛	地里鬼八拜王明	六二

第八十四回	引蟾仙師露本相	阿丹小國抗天兵	七一
第八十五回	黃鳳仙賣弄仙術	阿丹國貢獻方物	八〇
第八十六回	天方國極樂天堂	禮拜寺偏多古蹟	八八
第八十七回	寶船撞進鄴都國	王明遇着前生妻	九七
第八十八回	崔判官引導王明	王克新通遊地府	一〇六
第八十九回	一班鬼訴冤取命	崔判官秉筆無私	一一五
第九十回	靈曜府五鬼鬧判	靈曜府五官鬧判	一二三
第九十一回	閻羅王寄書國師	閻羅王相贈五將	一三一
第九十二回	國師透勘閻羅書	國師超度魍魎鬼	一四〇
第九十三回	寶寶船離鄴都國	太白星進夜明珠	一四九
第九十四回	碧水魚救劉谷賢	鳳凰蛋放撒髮國	一五八
第九十五回	五鼠精光前迎接	五個字度化五精	一六六
第九十六回	摩伽魚王大張口	天師飛劍斬摩伽	一七五
第九十七回	李海訴說夜明珠	白鱧王要求祭祀	一八四
第九十八回	水族各神聖來參	宗家三兄弟發聖	一九二
第九十九回	元帥鞠躬復朝命	元帥獻上各寶貝	二〇一
第一百回	奉聖旨頒賞各官	奉聖旨建立祠廟	二一一

新式
標點
西洋通俗演義卷四

第七十六回 關元帥禪師敘舊 金碧峯禪師鬥變

古往今來歷戰場，再推義勇武安王；天教面赤心猶赤，人道鬚長義更長。夜靜青龍刀偃月，秋高赤兔馬飛霜。禪師若不施奸計，險把妖身濺血亡。

却說關爺道：「就是這個嘴上的病，就在這裏討個分曉。」城隍菩薩不解其意：「那和尚是口長素，沒有甚麼嘴上的病。」關爺好惱又好笑，說道：「不是嘴上的病，我且說一個你聽着。這如今萬歲爺珍饈百味，獨不是嘴上的病；朝中文武百官，爾俸爾祿，獨不是嘴上的病；我且說一個你聽着。這如今萬歲爺珍饈百味，獨不是嘴上的病；窮三旬九食，這不是嘴上的病；窮三旬九食，這不是嘴上的病；富翁日食萬錢，這不是嘴上的病；貧窮三旬九食，這不是嘴上的病；富翁日食萬錢，這不是嘴上的病；富翁日食萬錢，這不是嘴上的病；窮三旬九食，這不是嘴上的病；富翁日食萬錢，這不是嘴上的病。」

病麼？還有一等壓酒肉，而後歡天喜地的，這不是嘴上的病麼？還有一等閑黎，飯後插鐘，嘴塌鼻歪的，這不是嘴上的病麼？

病麼？比方我如今在中國春秋祭祀，這不是嘴上的病麼？

病麼？城隍菩薩連聲道：「不敢！不敢！小神並不敢要求祭祀。」關爺道：「也不管你這許多閑事。你只去取過一片豬肉來就是。」城隍道：「却沒有豬肉。」關爺即時叫過土地老兒來，分付道：「你去取過一片豬肉來。」

土地道：「沒有豬肉。要豆腐小神就有。」關爺道：「怎麼要豆腐你就有？」土地道：「小神這個地方上的人，都有些眼淺。看見城隍菩薩位尊祿厚，都就敬他。看見小神位卑祿薄，却都就輕慢小神。大凡猪首三牲，都是城隍的豆腐就是小神的。故此要豆腐，小神就有。」

關爺就翻過臉來，叫聲道：「城隍，你還說不要求人的祭祀，怎

麼你就要豬首土地老兒，只是豆腐。」城隍菩薩看見關爺爺翻過臉來，嚇得只是抖抖的戰。正叫做城隍誠恐，連忙的磕上兩個頭。說道：「小神有罪，伏望關爺爺寬容。」關爺道：「也罷。我饒你這一次，你去將功贖罪，何如？」城隍道：「但憑關爺爺分付，小神湯火不辭，去幹場功來就是。」關爺道：「你去取一片豬肉，悄悄的走到那個和尙身邊，看他飛鏃在那裏，把他裏面畫的鬼頭嘴上，豬肉一塗，雄鏃上塗一下，雌鏃上張張嘴，都要塗一塗，不在乎多。只要塗得到塗到之時，他却有一聲响，你就輕輕的說道：『嘴上病。』他自然會住。」城隍道：「怎得個空隙兒去下手他？」關爺道：「我和他講話之時，他便不着意提防，你可就中取事。」城隍道：「小神理會得，爺爺請行罷。」關爺又一駕雲起，喝聲道：「賊秃奴，你是那一個教門？一邊口裏念佛，一邊手裏殺人。」飛鏃禪師看見關爺爺以禮問他，他却也以禮答應，說道：「非貧僧敢殺人，只是這一國軍民困苦，貧僧特來救拔他們。」剛說到這兩句，話還不會了，那兩扇飛鏃，已自是豬肉塗污了個鬼嘴，一聲响，城隍道：「嘴上病。」恰好的就住了聲。城隍菩薩溜過一邊，關爺爺即時怒發雷霆，威傾神鬼，鳳眼圓睜，蠶眉直豎，喝上一聲：「那裏走？」一張偃月刀，照頭就是一下。那飛鏃禪師還把當先前三位天神，不慌不忙，掀起一扇雌鏃來，喝聲道：「變！」那曉得那扇雌鏃，就是吊了魂的，掀也掀不起，變也變不成。禪師看見這扇雌鏃變不來，連忙又掀起那扇雄鏃，那曉得那扇雄鏃，就是吃醉了酒的，游游蕩蕩，慢慢當當，狠飛也不過三尺之遠。兩扇飛鏃，都不濟事。關爺的刀，又是來得兇，禪師沒奈何，只得轉身而走。關爺趕向前去，還不殺他，調轉個刀，把照着背心窩裏一點，點番他在地上。叫聲周倉，捉將他來。那周倉又是個甚麼主兒？一手捉將過來，早已捉吊了三分魂，不見了七分魄。關爺道：「提去交與天師。」好個飛鏃禪師，看見勢頭不好，就扯出一個謊來，連聲叫道：「關爺爺！關爺爺！我是你一個大恩人，你就不認得我了。」關爺是個義重如山的人，聽知道是個大恩人，心上到吃了一驚，問道：「你是那個？怎麼是我的大恩人？」禪師道：「關爺爺，你就忘記了過五關誅六將之事乎？」關爺一時想不起來，問道：「你是

那一關上的人？」禪師道：「我是汜水關鎮國寺裏的長老。你就忘記了麼？」關爺道：「終不然你是那普靜長老？」禪師道：「普靜長老，是貧僧。我便曾救了你那一場火難，豈可今日，你就反害於我麼？」關爺道：「你既是普靜長老，經今多少年代，你怎麼還在這裏？」禪師道：「我利嘴，反問道：『我和你同時，經今多少年代，你怎麼也還在這裏？』」關爺道：「我聰明正直爲神，故此還在。」禪師道：「我也是聰明正直爲人，故此也還在。」關爺道：「你怎麼不在中國，走到這個夷狄之邦來？」禪師道：「關爺，你豈不聞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貧僧只要修真煉性，管他甚麼夷狄之邦。」關爺被他這幾句話，打動了心，只說是真。說道：「今日之事，却怎麼處？拿將你去，你又是一個恩人，不拿將你去，天師道令敢有違。」禪師道：「昔日華容道上，怎麼不怕軍師的軍令？」關爺又吃他這一句，攔得啞口無言。只是周倉說道：「終是私恩，怎麼廢得公義？還是拿他去。」禪師曉得關爺恩義極重，決不下手。他就把句話來，打發周倉，狠聲說：「是周倉，當原日華容道上，你怎麼不去拿？」下曹公？你將軍何厚於曹公，而何薄於我普靜？曹公不過只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錠金，下馬一錠銀，却只是些口腹財帛而已。我貧僧救了你那一場火災，保全了甘糜二夫人。自此之後，功成名立，全了自家君臣之義。二夫人永侍玄德公，全了主夫妻夫婦之德。古城聚會，又全了三兄弟之情。這如今萬世之下，那一個不說到過五關斬六將，掀天揭地的好大丈夫。若不是貧僧之時，只好過得兩個關。我只第三關上，却是有些難處，不免做了爐燬之末。就到如今，爲個神也有些烏焦巴弓。貧僧這個恩比曹公的恩，還是那一個的大麼？曹公可以饒得，我貧僧可以饒得麼？饒了曹公，還要軍師面前去受死。這如今饒了貧僧，可以自由麼？況兼貧僧還與關爺爺有個桑梓之情。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關爺爺，你還是放我不放我？只這一席長篇，把個關爺爺說得心腸都是碎的。生怕負了他當日的大恩。連聲道：「知恩不報非君子，你去罷。我決定放你。」飛鏃得了這一句話，一躍而起，正叫做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關爺爺回復了天師，說道：「那個和尚自今以後，若不爲害。」

饒了他罷。」一駕雲頭，轉回天上去了。天師道：「怎麼關元帥，說出這兩句話來？」細問左右，却才曉得敍恩，這一段情由。天師道：「偏聽成奸，獨任成亂，古語不虛。恨一聲賊禿奴，這等一張利嘴。若不是天色已晚，我還有個妙計，到底要拿住他。」國師道：「這和尚，都是貧僧釋門中的弟子，待貧僧明日出去，勸解他一番罷。」却說飛鉞禪師，憑了那一張利嘴，哄脫了關元帥，不勝之喜，回到飛龍寺裏。尊者道：「師父的飛鉞，怎麼今日不靈驗？」禪師道：「正是，不知有個甚緣故？」尊者道：「拿來看一看，一石何如？」禪師一手，拿出一扇飛鉞來，仔細打一看，只見飛鉞裏面，畫得有些鬼嘴。那些鬼嘴，上，一概塗得是油。禪師道：「原來是那個，把些豬油，魔污了我的飛鉞。故此飛不起，變不來。可惡！可惡！」尊者道：「這是那個？」禪師道：「不是別人，今日只是城隍菩薩，在我身邊站着，想就是他，快去請過城隍菩薩來。」那裏去請個城隍？原來城隍菩薩，怕飛鉞禪師計較他，已自放起火，燒了殿宇，脫身去了。禪師也不奈他何，只得含忍着，他取出兩扇飛鉞，重新煉一番，魔中新收一番，煞收拾得停停當當，又帶着尊者，走出城來。一出城來，只見船頭上，走下一個和尚，隻身獨自，一手一個鉢盂，一手一根禪杖。飛鉞禪師說道：「來者莫非就是那甚麼國師麼？」尊者道：「正是他哩。」禪師曉得是個國師，生怕他先動手，連忙的撇起那扇飛鉞來，喝聲「變！」一會兒，上千上萬的飛鉞，紛紛的响，照着國師的頭上吊下來。國師道：「阿彌善哉！原來這個僧家，苦沒有甚麼本領。」禪師高叫道：「你且顧着你的光面，盧頭哩！怎見得我沒有本領？」國師道：「你既是有些本領，怎麼只是這等一味單方？」禪師道：「你管他甚麼單方不單方？」國師道：「貧僧也還你一個單方，就是。」不愧不忙，把個紫金鉢盂，一下子掀上去。也是這等一變，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上萬的鉢盂，飛在半天之上。丁丁當當，一片的响。那禪師，上千上萬的飛鉞，我國師，上千上萬的鉢盂，一扇飛鉞，還他一個鉢盂。兩下裏，上下番騰，相對一個平住。二位元帥，看見說道：「國師妙用，若是差分些兒，怎麼當得那千萬個的飛鉞？」馬公公心裏想道：「雖然妙用，却不收服他。只和他比鬥，終不是個了日。」心裏急得慌，不覺

的高叫道：「國師老爺，你何不大顯神通，收了你的飛鉞罷！」國師道：「阿彌陀佛！這有何難？」伸起個指頭兒一指，口裏說聲「來」。只見那上萬的鉢盂，歸做一千；一千歸做一百；一百歸做一十；一十歸做一個。還是好好的一個鉢盂，托在手裏。口裏又說聲「來」。只見那半空中，上千上萬的飛鉞，也聽我國師老爺的號令，一個一個，勛斗翻將下來，就像個昏鴉歸隊，宿鳥投林。一扇一扇兒，都掉到老爺的鉢盂裏面。繩穿索牽，也不得這等齊整。到了末後之時，也還只是一扇鏡鉞。馬公公道：「好了。今番那妖和尚啄木鳥兒斷了嘴，也自干休！」那曉得那和尚，儘有些套數。看見國師老爺，收了他的鏡鉞，連忙取出那一扇來，敲上一聲。敲上一聲不至緊，鉢盂裏面這一扇，一聲响，早已飛將去了。原來兩扇飛鉞，一雄一雌。雄起雌落，雌起雄落。相呼嘶喚，半步不離。故此這裏敲得响，那裏就來。却說飛鉞禪師，取了他的寶貝，他却又挑過江兒水。把扇雄鉞一掀，掀起來。那扇雄鉞，却不變化。只是狠要撈翻了人的頭。一會兒起在半天之上，一會兒竟照着老爺的頭上，掉將下來。老爺初意，只說他飛鉞掀起之時，還是怎麼變化？不防他一竟下來，到也吃他一逼。措手不及，只得把個身子一抖。身上抖出千瓣蓮花，枝枝葉葉，拄天拄地。那扇雄鉞，盡了蓮花，只聽見珞玳一聲响，早已奔回了禪師。禪師其實的不肯忿輸，連忙的又掀起那扇雌鉞來。那扇雌鉞，响的一會兒，又是這等上千上萬的，蜂擁而來。只見國師老爺，又把個千葉蓮花，抖一抖。抖得蓮花之上，明明白白，坐着一個千手觀音。一扇飛鉞，托在一隻手裏。有一萬個飛鉞，就有一萬隻手，托得定兒的。禪師看見這雌鉞，又不能成功。只得取出那扇雄鉞來，敲一下响，收回了這扇雌鉞。搬鬥了這許久工夫，不覺的天色昏沉，東方月上。各自收拾回去。國師回到船上來，馬公公道：「老爺何不大顯神通，拿住他罷！」國師道：「阿彌陀佛。彼此都是佛門中弟子，怎麼就手下得他？」馬公公道：「老爺既不肯下手，怎麼得個結果？」國師道：「再寬容他兩日，自然心服。」馬公公道：「他若是不心服，却待何如？」國師道：「到明日貧僧再處。」却說飛鉞禪師，回到飛龍寺裏，番王親自迎接，說道：「連日多勞，佛爺爺費心，寡人何德何能，何

以相報？」飛鉞禪師看見番王酬謝，他越發羞慚無地。說道：「勞而無功，十分抱愧！」番王道：「欲速則不達。從容些才是。」尊者道：「只多了那個僧家，有些費嘴。」禪師道：「不怕他費嘴，管取明日成功。」番王道：「多謝佛爺爺，容日犬馬相報。」禪師道：「我明日另有一番神術，明日要取他的鉢盂來。」尊者道：「只怕他明日不拿出鉢盂來。」禪師道：「他是個有德有行的，不肯下手我。只要我已心悅誠服，他才住手。明日一定，還是那個鉢盂來。」到了明日，一邊國師老爺，跟着一個徒孫雲谷。一邊一個飛鉞禪師，跟着一個徒弟尊者。禪師依舊還是那扇雌鉞，一變變上一萬，滿空中囉囉吶吶。國師依舊也是那個鉢盂，也一變變上一萬，上下翻騰。一個抵敵一個，兩下裏正在鬧吵之時，飛鉞禪師取出一個硃紅漆的藥葫蘆兒，去了削子，只見葫蘆裏面，一道紫霧冲天，透出一個天上有，地下無的飛禽來，自歌自舞，就像個百鳥之王的樣子。一會兒，滿空中有無萬的奇禽異鳥，一個個的朝着他飛舞一番，就像個人來朝拜一般的樣子。朝了一會，拜了一回，那百鳥之王，把個嘴兒挑一挑，那些奇禽異鳥，一個個子翻身，把老爺的鉢盂，一個個兒啣了一個，有一萬個鉢盂，就有一萬個鳥兒啣着。啣着之時，還不至緊，竟望飛鉞禪師而去。那個百鳥之王，自由自在，也在轉身，也在要去。國師叫聲雲谷問道：「那個鳥王，是甚麼樣子？」雲谷道：「到也眼生着，實生得有些古怪！」國師道：「怎麼有些古怪？」雲谷道：「雞冠燕喙，魚尾龍胛，鶴頸鴛臆，鴻前麟後，這等一個形狀，却不眼生。」國師道：「似此之時，原來是一個鳳凰。一個鳳凰，却不是百鳥之王。故此有這些奇禽異鳥，前來朝拜。」雲谷道：「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可就是他麼？」國師道：「正是他鳳凰靈鳥，見則天下大安甯。」有詩爲證：

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此心存不厭，奮翅騰紫氛。豈不常辛苦，羞與雀同羣；何時當來儀，要須聖明君。

雲谷道：「既是個靈鳥，怎麼又挑嘴兒，叫百鳥啣我的鉢盂？」國師道：「這又是那僧家，撮弄的法術哩！」雲谷道：「既是法術啣去了我們鉢盂，怎麼處他？」國師道：「你去取過向日的鳳凰蛋來。」雲谷道：「已經用過

去了。」國師道：「止用過一個，還有一個在那裏，你去取將來。」一會兒取過蛋來。國師拿在手裏，朝着日光兒，晃了一晃。只見那個百鳥之王，一個轉身，竟自飛進蛋壳兒裏面去了。這也是個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百鳥之王，既來投宿，又有那個鳥兒，敢往別處飛的。一個鳥兒，啣着一個鉢盂，都交還了國師老爺。老爺接過來，依舊只是一個紫金鉢盂。却說飛劍禪師，看見鳳凰之計不用，急得個光頭爆跳，雙眼血彪，叫聲道：「苦也！我豈可就無奈你這個賊禿何麼？」一手又取過一個黑漆漆的藥葫蘆兒來，拿在手裏，左念右念，左呪右呪，磕了一會頭，捻了一會訣。今番當真是很哩！拿起葫蘆來，把個削子打一磨，早已吐出一道青煙，騰空而起。

浮空覆雜影，合樹密花藤。乍如落霞發，頗類巫雲橫。映光飛百仞，從風散九層。欲持翡翠色，時出鯨魚燈。再把個削子抽開來，早已一聲响，一陣黑風，掀天揭地而起。

蕭條起關塞，搖颯下蓬瀛。拂林花亂影，響谷鳥分聲。披雲羅影散，汎水織紋生。勞歌大風曲，威加四海清。風過處，早已飛出一個異樣的大鳥來。約有十丈之長，兩翅遮天。九個頭，一個身子。人的頭，鳥的身子。虎的毛，龍的瓜。趁着那些風勢兒，一穀碌掉將下來，把老爺的圓帽，一爪抓將去了。抓去了老爺的圓帽，老爺頂上，露出那一道金光，照天照地。金光裏面，現出一個佛爺爺。一手鉢盂，一手禪杖。辟爪就搶轉，那個圓帽來。那神鳥也不敢爭。只是漫天飛舞，做出那一等兇惡之狀。老爺却叫聲雲谷，問道：「今番那神鳥，是個甚麼樣子？」雲谷道：「那個異鳥，異樣的大，約有十丈多長。人的頭，共有七個鳥的身子。只是一個虎的毛，龍的爪。兩翅遮天，好不利害也！」國師道：「似此之時，也還不算做利害。」雲谷道：「叫做甚麼名字？」國師道：「叫做個海刀。」雲谷道：「怎麼叫做海刀？」國師道：「因他是個惡種，入海刀龍，過山吃虎。故此就叫做個海刀。」雲谷道：「師公，也還拿出那個鳳凰蛋來，收伏他麼？」國師道：「那個惡種，豈可放得他到這個善窩裏來？」雲谷道：「他這等猖獗自恣，怎麼處他？」國師道：「惡人自有惡人磨。」道猶未了，好個佛爺爺，有許多妙用。立地時刻，一道牒文，竟

到靈山會上，知會掌教釋迦老爺，借下大力王菩薩。釋迦老爺不敢違拗，即時差下大力王菩薩，前往燃燈佛爺處調。大力王菩薩自從歸了釋門，並不會得半點空兒，施展他平日的手段，猛然聽見了燃燈佛爺取他有用的，就是個馮婦攬臂，下車來一心想吃老虎肉。你看他張開兩扇迎風翅，九萬雲程一霎時，早已到了西洋大海之中。參見國師老爺，稟說道：「佛爺爺呼喚，何方使令？」國師道：「所有一個妖僧，賣弄一個海刀，在這裏揚威逞勢，你與我收伏他來。」大力王菩薩得了佛旨，乘風而起。你看他遮天遮地，一個大東西，也是鳥的頭，也是鳥的嘴，也是鳥的身子，也是鳥的毛片，也是鳥的翅關，也是鳥的尾巴。只是一個大不過哩。雲谷道：「師公，這是個甚麼神祇？一時就變做這等一個大神鳥。」國師道：「這原本是個大鵬金翅鳥，因他發下了誓願，要吃盡世上的衆生，故此佛爺收回他去，救拔衆生，收了他去，又怕他不服，却又封他一個官爵，叫做大力王菩薩。他在佛門中做神道，就叫做大力王菩薩。他離了佛門中到海上來，依舊是個大鵬金翅鳥。」雲谷道：「他怎麼就曉得師公在這裏，就來助陣？」國師道：「是我適才一道牒文，到靈山會上，借下他來。」雲谷道：「師公好妙用也！」道猶未了，大鵬金翅鳥發起威來，遮天遮地，日月無光，雲山四塞。國師道：「大力王，你不可十分施展，恐怕四大部洲沉了做海。」怎麼四大部洲沉了做海，也只是形容他的大，不過有詩爲證：

騰雲駕霧過天西，玉瓜金毛不染泥，萬里下來嫌地窄，九霄上去恨天低。聲雄每碎羣鴉胆，嘴快曾掀百鳥皮，豪氣三千滄日月，凡禽敢與一羣棲。

大鵬金翅鳥發起威來，遮天遮地。國師道：「你只可將就些罷！」大鵬金翅鳥應聲道：「曉得了。我自然將就哩！」口便說着將就，其實的老虎不吃人，日前壞了名，將將就就，飛下起來。那海刀先望着他，吊了魂了。那裏敢來擋陣，一時間躲閃不及，早已吃了一虧。怎麼喫了一虧，大鵬金翅鳥又大又兇，只一個海刀，雖說大大不過他，雖說狠，狠不過他。一爪抓下去，皮不知道在那裏，肉不知道在那裏，骨頭不知道在那裏，頭不知道在那裏，尾巴

不知道在那裏？一虧你說狼不狠。雲谷看見這個金翅鳥，有些神通，連忙叫道：「大力王，你可把那僧家，一下子結果了罷！」國師道：「不可，不可。我已同是佛門中弟子，怎麼今日下得這等無情手來！大力王，你自回去罷！」佛爺爺旨意，不敢不遵。大鵬金翅鳥，只得乘風而去，依舊到佛門中，做大力王菩薩。國師領了雲谷，也自回了船。二位元帥接着，再三伸謝，只有馬公公說道：「今日好個機會，只消那個金翅鳥一夥兒，結果了那個僧家，豈不爲美！」國師又說道：「我已同是佛門中弟子，怎麼今日中間，下得這等無情手也！」元帥道：「國師老爺，承教得極，只是我和你來得日子久，前面還有許多的國，怎麼是好幾時是了！」國師道：「說不得這個話。緊行慢行，前面只有許多路程，再寬容他幾日，他自然計窮力極，怕他不服降麼？」二位元帥看見國師老爺，只是寬容他的主意，也不好強他。謝了國師，各自散了。二位元帥同坐在中軍帳上，再三等度，再不得個良策。坐到五更時候，王爺閉了眼，打個盹，神思昏昏，似夢非夢。只見帳下一個老者，俄冠博帶，一手一斤猪肉，一手一扇鏡。漸漸的走近前來。王爺道：「你是甚麼人？」老者道：「小神是本處城隍之神也。」王爺道：「手裏是甚麼東西？」老者道：「小神以此得罪元帥老爺，以此得功。」道猶未了，帳外一聲响。王爺睜開個眼來，原來是南柯一夢。王爺也不作聲，仔細猜詳一會，心上却就明白了。畢竟不知怎麼樣兒就明白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王尙書計收禪師 木骨國拜進降表

青綾衲衫暖襯甲，紅線綠巾光繞脇；禿襟小袖鷓鴣盤，大力長劍龍蛇插。兩軍鼓噪屋瓦動，紅塵白羽紛相戛。將軍恩重此身輕，笑裏鋒芒如一指。書生只肯坐帷幄，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繁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揭。試問黃河夜偷渡，掠面驚沙寒雲髮。何如大艦日高眠，一枕清風過蒼髮。

却說王爺得了一夢，猜詳了一會，心上却說明白了。怎麼心上就明白？王爺想道：「前日天帥請下關元帥來。

關元帥責令城隍菩薩，把塊猪肉，塗了他飛鉞上的鬼嘴。故此飛鉞，飛不起來，變不過去。我今日明明夢見是個城隍菩薩，手裏拿的是片猪肉。這却不是叫我，也把個輩醒，魔他的飛鉞。却又說道：「小神以此得罪，元帥以此成功。」却不是明白告訴我了。這就是城隍有靈，我們該過這個西洋木骨都束國了。」心上雖這等明白，事却有些不同。城隍原是個神道，我們是個人，怎麼也過去塗得他的鬼嘴，却又沉思了一會，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到了明日早上，飛鉞禪師又來鬥法。天師又要出去，國師又要出去。王爺道：「俱不敢勞出去。」天師道：「事到九分九厘上，怎麼元帥阻人興頭？」王爺道：「做元帥的人，巴不得一戰成功，威加萬國。豈可阻人的興頭？只是這一個僧家，也只有些本領。」天師道：「他那兩扇飛鉞，好不利害。不可說他只有這些本領。」王爺道：「橫來豎去，不過只是這兩扇飛鉞。連日間這等搬鬥，苦無大益。反長了他的惡。不如冷他兩日，他只說我們怕他，他却志驕氣盈，不作準備。我們却請天師國師一同而去。再加幾員將官，內外夾攻，此必勝之策也。」衆人都不曉得王爺別有設施。只說是真話。王爺却本等說得有理。都說道：「悉憑王爺老先生尊裁。」就是「果真的南船上，一連三日不見動靜。飛鉞禪師一連吵了四日。只是一個不理他。却說王爺辭了天師國師，獨自坐在帳上。悄悄的傳出一道將令，着落四營大都督，四哨副都督，每營每哨，各要草人兒一千二百五十個。四尺多高一尺五多大頭上都要勇字扎巾，身上都要土黃罩甲。內外衣服，脚下鞋襪，限盡日五下鼓來交。仍不許洩漏軍情。違者即時處斬。又悄悄的傳出一道將令，着落各游擊名下，要地羊一百隻，限次日五下鼓報完。仍不許洩漏軍情。違者即時處斬。四營四哨，得了將令，連忙備辦馬草，紮做個人兒。塗着臉，戴起巾，穿着衣服，披了罩甲，加上鞋襪之類。不消半日工夫，已經肅肅齊齊的，只等到五下鼓，交進中軍帳。王爺親自驗實，仍舊各人領回，約以令箭來取。各游擊領了將令，要地羊一百隻。一時間那裏去尋雷游擊說道：「我有一個妙計。一日之間，可以全得。」馬游擊道：「是個甚麼妙計？」雷游擊道：「帶着夜不收，假扮做個地方上人，開一班羊肉店，高懸重價。不論山羊，眠羊，地羊，俱是